

毛詩禮徵

毛詩禮徵卷第七

榮述

宮室

總敘宮室之制外周以墻墻屬于門正門必南向天子五門一曰皋門其內爲外朝二曰庫門其內左宗廟右社稷此鄭氏說戴氏震則謂廟社皆在雉門內三曰雉門一名中門其內治朝治朝左右有九室九卿治事之處也亦曰朝亦曰館外朝與治朝皆平地無堂故曰朝廷江氏永云治朝外朝皆平地爲庭無堂無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庭中也曾子問諸侯

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則廢。明在庭中也。又云聘
禮使者夕幣于朝。將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君朝服
出門左。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庭無堂也。王氏鳴盛
云君乘車出入。登下皆在路寢之階前。蓋因自路
門直至皋門皆平地。故可行車。匠人云路門不容
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特言此者。亦以路門
應門皆可乘車出入。故云然。
然則自路門以外皆無堂矣。

四曰應門。應門之廣二丈有四尺。應門二徹參个。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一名正門。

五曰路門。路門之廣丈有六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則此門半之。一名虎門。一名畢門。其內燕朝。

天子五門。三朝。鄭孔之說如是。戴氏震云禮說天
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皋應路。失其傳也。
天子之宮。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名虎門。
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宮。有庫

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皋門應門也皋門天
子外門庫門諸侯外門應門天子中門雉門諸侯
中門異其名殊其等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
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倅體合
也朝與門無虛設也諸侯三門有庫雉而無皋應外朝在庫
門內治朝在雉門內燕朝在路門內門之兩旁築
闍爲基起屋于上曰觀兩觀並峙中央缺然故又
曰闕懸象于其上故又曰象魏諸侯一觀何氏休云天子
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左氏定二年疏云釋宮
云觀謂之闕注云宮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
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象魏
闕也闕在門兩旁中央缺然爲道也然則其上懸
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
謂之觀也是觀與象魏闕一物三名也跨門爲

臺故曰臺門亦曰門臺臺與闕每門皆有之逸周書作雉解應門庫臺孔晁注云每門皆有臺于庫門見之從可知也或曰天子觀闕在應門上諸侯在雉門上故雉門亦曰闕門戴氏震說門之扇為扉亦曰闔門扇所附著曰闑說文繫傳云尒雅杙長者謂之閣所以止扉即今門頰扇所附著也植木竪于門中曰梱梱惟一故又名闑臬者射之的也言木之竪于門中有似射的也賈氏儀禮疏謂門有二闑二闑之間為門中孔氏禮記疏謂闑秖有一以字義推之孔說為安門兩旁木曰棖棖闑之間曰門中人君所常行也亘于門上而持棖闑者曰楣說文楣門樞之橫梁橫于

門下而限人出入者曰閾閾亦通名閫士冠禮注閾閫也逸周書作雒解云元閫孔晁云以黑石爲門限也是古時門限亦有用石者矣又曰榍說文榍限也繫傳云榍所以爲限閫扉邊小圓木上出屬于楣下出屬于閾以爲轉動者曰樞受樞者曰椳說文門樞謂之椳段氏玉裁云謂樞所隙謂之椳也半門曰戶說文語以木橫持門戶曰關外關曰扃說文扃外之閉也曲禮入戶奉扃孔疏云奉扃之說多家今謂禮有鼎扃所以關鼎今謂關戶之木與關鼎相似段氏玉裁云戶扃蓋以木著于戶爲之機令可閉者距門者曰楗說文楗距門也經傳多作鍵禮記月令注云鍵牡也蓋即今之木鎖植楗曰傳又曰突見尒雅郭璞曰持戶鎖植也邵氏晉涵曰墨子爭門關決植淮南云縣聯房植

高曰楯戸楯也楯當爲直立之木徐鍇以爲横楗非凡門屋皆兩下李氏如圭云門屋雖人君亦兩下爲之屋之中棟曰阿門正當阿故曰門阿攷工記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注云阿棟也疏云門之屋兩下爲之其脊高五丈案阿曲也凡屋之中脊其上隆然而起其下必卷然而曲其曲處即謂之阿棟隨中脊之勢亦必有隆然卷然之形故禮以棟爲阿門上短柱承阿者曰開說文開欂櫨也門其檐曰楠說文楠門檐也夾門之左右爲塾門一而塾四塾有堂有室外塾之堂皆南向內塾之堂皆北向室各在其堂後兩室相連中以壁間之此李如圭說塾字不見于說文錢氏大昕以壔字當之段氏玉裁謂正字當作孰故白虎通釋塾之義謂臣下見君必孰思其事明孰孰之

即爲塾也其言堂室之制亦與李氏釋宮不同說文注云攷工記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鄭曰門堂門側之堂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塾之制于正堂之修廣得三之二其室于正堂之修廣得三之一北向堂者爲塾得堂修廣三之一南向者亦爲塾亦得堂修廣三之一故曰門堂三之一也室三之一者北向南向兩塾之中共一室室得堂修廣亦三之一與門之修廣等

堂之下各有階階高一尺周禮義疏門與塾蓋高于庭一級士喪禮卜日奠于西塾上云上則高于庭矣一拾足即升故不言升降

門外築小垣以蔽門曰蕭牆又曰屏又曰樹諸侯設于門內尒雅屏謂之樹李巡云垣當門自蔽名曰樹荀子內畧篇云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諸侯內屏不欲見內也禮記疏云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近乎應門

屏上爲屋以覆屏曰罘罳釋名罘罳

在門外罘復也罳思也臣將入請事于此復重思之也明堂位疏云桴罳解者以爲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匠人注云城隅謂角桴思也漢時東角桴罳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桴罳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桴罳

門屏之間曰宁

門內兩塾之間亦曰宁宁通名曰著

江氏永云宁有二齊風俟我于著俟我于庭俟我于堂著即宁此是有堂之屋以門內兩塾間爲宁鄭注聘禮大夫揖入省內事既省俟于宁是也一是門屏之間爲宁此路門外視王朝人君所宁立處近路門屏設于正門天子以正門爲應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路門之外屏之內宁位在其間其實宁近門而遠屏不正當門屏之中間也案江說與孔氏禮記疏稍異邵氏晉涵云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是門以外屏以內其間謂之宁諸侯未集夫子宁立于此設屏以蔽內外也諸侯既集則出

至屏外負屏而立曲禮以負屏爲當宁猶以負依爲當依也如邵氏說則宁卽爲扆以君宁立于此故亦曰宁不必若江氏移屏于應門外矣

門北接乎堂途者曰門內霤

涅氏瑤田云凡門屋皆有北霤曰門內霤昏禮至于廟門揖入三揖注云入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是門有內霤也在燕禮則路寢之門內霤也在大射儀則大學之門內霤也在公食大夫禮則廟之門內霤也在雜記𥛚者受爵弁服于門內霤則諸侯殯宮之門也凡此之霤皆外垂皆爲木視承之鄭氏謂屋之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孔氏謂承于屋霤入此木中從此木中霤于地故謂此木爲重霤是也

由門而進則爲庭三分庭一而北設碑

聘禮注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其材宮廟以石

其左右則有位位亦曰著

尒雅中庭左右謂之位陳氏禮書云禮記曰立而無序則亂于位家語曰列而無次序則亂于

著左傳曰朝有著國語曰恪位著以敬其官則著所以著其位者也人君之行也過位然後登車其入也過位則下曲禮曰下卿位是也人臣過此必加敬焉論語曰過位色勃如也著之內則為陳陳者堂塗也釋名云名為陳者言賓主相陳列之處也堂塗北直階階有二在東方者曰阼階在西方者曰賓階階級依乎堂之高天子堂高九尺階九級諸侯高七尺階七級階之甃曰戺戺與砌同廣雅曰砌戺也說文新附有砌字云階甃也程氏瑤田云戺謂階之兩旁自堂至庭地斜安一石掩階齒而輔之說文戺古文巸巸廣𦣞以也然則階戺之字假借廣𦣞之字也其所以假借之者言階之有兩戺以輔階齒猶人之有兩𦣞以輔牙車也堂之東西壁曰序序與階相值儀禮注云堂東西牆謂之

序是序之外卽爲堂矣士冠禮主人直東序西面賓直西序東面是東西牆爲賓主夾立之處序之前卽爲階故上階則立于序端兩序之內爲夾室夾室又名翼室王氏鳴盛云釋名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翼之爲義正所謂在兩頭者翼室卽夾室也通謂之達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注云達夾室也達之中設板以庋食曰閣天子之閣在夾室諸侯在房內則疏夾室之前曰東箱西箱張氏惠言曰觀禮記注云東箱東夾之前又特牲注云西堂西夾之前近南耳疏卽西箱也則夾室之前爲堂亦如北堂相連爲之室南無壁亦曰東堂西堂堂下各有階名曰東面階西面階張氏惠言云奔喪婦人升自東階注云東面階案聘禮云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則夾室兩旁有墉既爲東西階則墉盡夾

而止

堂之側曰廉東西廉曰垂顧命有東垂西垂王氏鳴盛云蓋東西夾旁之廉也堂基既築土令高四面設砌以爲廉在階之上堂之邊其南一面既謂之東堂西堂其南北之深幾與序內半以後相等不須于堂外復留餘地而東西兩面則留餘地謂之垂所以容人往來蓋東夾西邊之牆爲東序而東夾東邊亦必有序序外即東垂西夾東邊之牆爲西序而西夾西邊亦必有序序外即西垂儀禮鄉射禮云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注云上堂西廉言堂西廉則是西序外之廉矣彼下文又云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則上文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者在西序西之廉也是東西序外之廉上皆有餘地即垂也

堂之角爲坫尒雅垝謂之坫注云在堂隅坫壩也士虞禮注云坫在堂角賈疏云坫有二若明堂位云崇坫康圭論語云兩君之好有反坫等在廟中有之此言坫者皆據堂角爲名之

凡堂

屋皆五架。正中架曰棟。棟一曰極。一曰桴。一曰阿。說文棟極也。爾雅棟謂之桴。次棟者曰楣。次楣者曰庪。棟一而楣與庪各二。見儀禮士昏禮聘禮疏。負前楣者爲楹。李氏如圭云楹之設蓋于前楣之下鄉射禮曰射自楹間注曰謂射于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物畫也爲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庠之堂也又曰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卽序也鉤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鉤楹內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內矣物當楣而升射者由楹之外北面就物又鄭氏以爲物在楹間則楹在楣之下也近儒有謂兩楹在棟楣之間者似不若李說之核。楹在階之內。在東者曰東楹。在西者曰西楹。楹之底曰櫍。說文櫍柱底也古用木今用石易曰櫍恆凶。兩楹之間近南築

王以反爵曰反坫明堂位疏附壁之楹曰構說文構壁柱也後楣與扆皆構荷之自南達北持楹與構者曰梁亦曰宋廇尒雅宋廇謂之梁江氏永云宋廇之梁當是南北縱列東西各一今人謂之進深梁此梁之中各設侏儒短柱以承棟棟乃得高起段玉裁云梁與棟不同棟言其東西梁言其南北者宋廇者宋之言冈也廇者中庭也梁兩大梁而後可以定中庭也梁上侏儒柱曰棳又曰棁郭璞云棳侏儒柱尒雅釋文云棳本或作棁禮記疏引李巡云梁上短柱也包咸論語注云棁梁上楹也棁上橫木曰枅蒼頡篇云柱上方木徐鍇說文解字注云枅柱上橫木承棟者橫之似笄也說文枅屋欂櫨也又云欂櫨屋上树也程氏瑤田云树即桴桴即方今人猶謂持柱之方者曰方案先儒釋枅者多家皆疑似難明依徐程二說推之則宋廇上南

北各有侏儒柱于侏儒柱上抗枅枅上乃設游樹
以承棟游樹郎楣也長門賦羅茸之游樹兮離樓
梧而相撐注云游樹浮柱也離樓攢聚衆木皃邪
柱爲梧梧字林曰撐柱也據此似楣尚有邪柱以撐
之矣曲枅曰欒薛綜西京賦注云欒柱上曲木兩頭受櫨者按靈光殿賦云層櫨磥硊以
岌峩曲枅要紹而還句據此是櫨與枅各一事曰磥硊則倨立之形曰要紹則曲臥之形程氏以枅
郎今之列方今之列方亦有曲者其郎欒之謂乎枅上標曰楣楣通謂之
節又曰楶說文楣屋枅上標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楣斗也張載靈光殿賦注曰楣小方木
爲之楣在枅之上論語山節包注云節楣也分布于棟楣之上相傳次
而列者曰椽釋名語其方者曰桷說文椽方曰桷長而接于
檐者曰閱短而交于棟者曰交尒雅桷梔而遂謂之閱直不受檐謂

之交邵氏晉涵云堂有廣狹故椽亦有長短直椽之長與屋際正相當其短者不直上于檐則爲交于棟上也言其下垂之形則曰榱榱之端爲題說文榱秦名爲屋椽也齊魯謂之桷釋名云桷确也其形細而疏确也或謂之椽椽傳也相傳次布列也或謂之榱在檼旁下列也衰衰然垂也聯于椽之端者曰樀樀通謂之檐又謂之㮰又謂之梠說文樀屋樀聯也檐㮰也㮰梠也釋名梠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樀樀縣也縣連榱頭使齊平也檐接也接屋前後也程氏瑤田云梠者橫陳屋端上承瓦溝覗之如人之脊呂然又謂之楣釋名楣眉也近前若面之有眉也薄于椽上而平布者曰笮尒雅屋上薄謂之笮注云屋笮也邵氏晉涵云在椽上而傳于瓦者名笮玉篇云笮危也以其當屋之高處也南方多以竹爲之亦有用木者則謂之軒板以板曰

承壁卽檐板也承壁之上爲複屋明堂位復廟重檐注云重承壁材也疏引皇侃義疏云鄭云重承壁材也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案攷工匠人云殷人重屋注云重屋複笮也疏云明堂位云復廟重檐鄭注云重檐重承壁材也則此複笮亦重承壁材是賈氏以笮爲壁材與皇侃義似異今用賈說復屋亦曰復格逸周書作雒解云常累復格惠半農以爲卽復笮復屋之棟曰棼說文棼複屋棟也亦曰穩說文穩棼也其椽曰橑說文橑椽也段氏玉裁云西都賦列棼橑以布翼下又云裁金璧以飾璫西京賦結棼橑以相接下又云飾華榱與璧璫魏都賦棼橑複結下又云朱桷森布而支離橑必與棼連言而別于榱桷則榱桷爲屋椽橑爲複屋之椽可知簷霤在複屋前故廣韵曰屋簷前木薄于棼橑之上者爲甍程氏瑤田云以瓦蒙于屋曰甍晉國語宰周公

論齊桓公曰譬之于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韋昭云甍棟也案此謂葢構成既鎮壓之以瓦則不復有所加矣若以甍爲棟則當施榱桷茅瓦何得云無所加

凡堂屋天子諸侯皆四注當棟交木爲井幹曰藻井逸周書作雒解春常畫旅孔晁注云春常藻井之文也西京賦帶倒茄于藻井注云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爲之如井幹也風俗通曰今殿作天井井者東井之象也其四邊曰宇說文宇屋邊也亦曰宸說文宸屋宇也宸亦通謂之振集韻振屋端也宇梠皆上仰而反出故曰反宇西京賦反宇業業李善注云凡屋宇皆垂下向而好大屋飛邊頭宇皆更微使反上其形業業然宇角兩頭高起者曰榮說文屋梠之兩頭起者爲榮郭璞上林賦注南榮屋南檐也鄭氏儀禮注榮屋翼也賈疏謂四注之屋則南北東西皆有兩下屋惟南北

有霤而東西則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霤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程氏瑤田云兩下屋東西無霤謂之榮者言南榮之東西頭也故說文曰梠之兩頭起者爲榮此東西榮之義疏然兩下屋梠之兩頭與其中正平其南榮自起非至兩頭又起也兩頭又起者乃四注屋之反宇至四角復又起而上聳此亦榮也故于兩下屋亦襲而言之曰兩頭起者爲榮依此四注屋自有榮特傳多言霤不見榮之名耳

宇角檐所輻湊之處曰阿司馬彪莊子注云阿出檐也蓋四注之屋其四隅相接之處宇梠反向而皆上仰其中拳然故曰阿也

檐水由此而下垂

故又曰霤檀弓疏云重霤者以木爲承霤行水天子有承霤諸侯三面缺其後大夫南北兩面士惟南一面魏都賦云齊龍首而吐霤注謂畫爲龍首于椽承檐四隅而以吐霤據此二文是霤水皆由四隅下出故獨專霤之名也

榮也阿也霤也三者同處階

下曰霤少進爲榮又少進則爲阿程氏瑶田云鄉飲酒禮記磬階間縮霤東霤在東堂廉下明矣榮則不必全在階下也阿則在階上而少進也堂之後楣以北爲室室南有壁壁向堂啟戶戶東而牖西見賈疏與儀禮釋宮牖戶之間曰依見尒雅阮諶三禮圖云扆縱廣八尺畫斧文今之屏風則遺像也依前小屏曰容尒雅容謂之防荀子正論篇云居則張容負扆而坐楊倞注云容如今小曲屏風施此于戶牖負之而坐阮諶三禮圖云容制縱廣七尺以牛革鞔漆之室中央曰霤西南隅曰奧西北隅曰屋漏亦曰扉見特牲饋食及喪大記鄭云扉隱也東北隅曰宧東南隅曰窔俱見尒雅室左右曰東房西房通謂之个房近室開一戶而

無牖其深半乎室割其半以爲北堂士昏禮注北堂房半以北疏云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案先儒皆謂北堂割東房之半爲之張氏惠言云房之與室其制當有別今西房之圖迥異東房而與室不殊案禮有房俎鄭注上下之有兩間有似房堂蓋凡房之制皆爲兩間而無北壁有北壁則謂之室尚書大傳云天子諸侯東房西房北堂蓋人君東西房皆有北堂唯有北堂故夫人得由北階而入房中大夫士西房爲室制有北壁則入西房者必由堂上故凡事用東房而西房不得房名北堂亦謂之背見詩傳堂之北有階曰側階通謂之北階大射儀工人與梓人升自北階注云位在北堂下又謂之東階雜記云夫人奔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奔喪云婦人升自東階者側階在東亦得名階也東階之東則爲闈門士冠禮注云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此所

謂天子六寢正寢一在前者也餘五寢四隅與中央各一分四時居之天官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曲禮疏云王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東西南北中央各一順四時居之六月居中央通名燕寢陳氏禮書云先儒謂王小寢五而一寢在中四寢于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央與孔疏說稍異其制畧如明堂每室四戶八窗窗皆夾戶故曰西南其戶路寢之下室曰小寢后所居也亦正寢一燕寢五天官內宰以陰禮教六宮注鄭司農云六宮後五前一元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后象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小寢通謂之北宮內宰憲令于王之北宮注北宮后之六宮疏云言北宮者王六寢在其南后六

宮在其北。其制有堂有室有房。與諸侯路寢同。詩疏云小寢是路寢之下室。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諸侯路寢三。一在前。二在後。東西建焉。陳氏禮書云。諸侯大寢一。小寢二。大寢謂之路寢。又謂之正寢。小寢謂之燕寢。又謂之少寢。大寢聽政。向明而治也。故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小寢二。而東西建焉。春夏居東寢。秋冬居西寢。其制與天子小寢同。小寢亦三。夫人所居者曰中宮。右媵所居者曰西宮。左媵所居者曰東宮。春秋僖五年西宮災。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注禮夫人居中宮。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其修廣天子宮方一千二百步。三分之二爲路寢之前。一爲路寢之

後路寢之前至皋門五門之間合八百步爲三朝皆方百步路寢以後四百步爲寢室諸侯三朝皋門至路寢相去六百步自路寢以前爲三朝各一百步路寢以後三百步爲寢室（此皆崔靈恩三禮義宗之說見于玉海所引原文無諸侯路寢以後三百步爲寢室一語案典命言宮室車旗皆視命數上公九命宮方九百步侯伯七命宮方七百步子男五命宮方五百步崔氏謂三分二爲路寢之前上云諸侯皋門至路寢相去六百步正九百步三分之二也則寢室三百步無疑故以意增之）此其大較也區而別之則天子堂廣三十七丈深二十一丈三分其廣以其二爲內兩序間東西十八丈南北

十二丈夾室東西各四丈五尺東西房北堂與室各九丈南北如之尚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鄭注云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案匠人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疏云周人殯于西階上王寢與明堂同制則南七筵惟有六十三尺室居六筵南北共有一筵一面惟有四尺半何得容殯者案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則三室之外南北各有半雉雉長三丈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殯矣若然云同制者直制法同無妨大矣如賈氏此言則大傳所云正路寢制也故舍孜工而取傳兩序間南北與室房南北傳無明文此據張氏惠言儀禮圖增入門塾之堂取于正堂三分之二廣十二丈修八丈室三分之一廣六丈修四

丈（匠人云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彼言明堂之制路寢宜亦然故推大傳說而廣之）庭之深三于正堂（朱子云庭深三于堂）諸侯堂廣二十一丈亦三分其廣以其二爲正堂東西夾室共得其一東西房北堂各六丈（尚書大傳云公侯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其修傳無明文自上而下降殺以兩則公侯南北當五雉室以前三雉室房各二雉傳又云伯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以一爲高東西房北堂各一雉三禮義宗推宮室步數止及于諸侯茲亦畧之）大夫士二門一曰正門二曰寢門其塾與庭階堂室之制畧與天子諸侯同所異者制有隆殺大夫士屋惟兩下後楣以北有東房無西

房此鄭氏說陳氏禮書云大夫士之室皆東西房少牢禮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士冠禮亦尊于房戶之間特牲禮尊于房戶東皆指東房言之非謂無西房也鄉飲記曰席出自左房鄉射記曰出自東房與大射諸侯擇士之宮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其言相類葢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曰大夫士無西房誤矣近儒多從陳說今依古左右夾室之東西墉直達于室前之堂無堂外東西兩階此依張氏惠言儀禮圖其堂之廣葢九丈亦三分其廣以二爲正堂尚書大傳士堂廣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宮室之制見于經傳可攷者如是其無可攷者則不敢以肊爲斷也

羔羊退食自公傳公公門也

正義云言退者自朝之辭故知爲公門少儀云朝廷曰退是也

按治事之處退而出公門則此公門當指雉

門庫門言

緜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郭門曰臯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有寢門一曰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

正義云臯應非諸侯之門太王非天子而以臯應言之者言太王作郭門正門耳在後文王之

典以爲臯門應門至者自小至大之辭大王門必不得同于天子但以殷代尚質未必曲有等級文王因其制增而長之以爲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爲此說者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應爲王門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門以應門不言宮明與郭門皆爲朝門也鄭以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魯有庫門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則名之曰庫雉制之如臯應魯以周公之故成王特褒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年傳宋人稱臯門之晳諸侯有臯門也諸侯法有臯應太王自爲諸侯之制非天子之門矣文王世子云至于寢門之內是內有寢門也明堂位云天子臯門天子應門顧命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是天子亦有臯應故云天子之宮加以庫雉也謂應門爲朝門一曰路門者以

朝位在應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皋門之內雖有外朝然議大疑詢衆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其君日出所視朝與羣臣决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爲朝朝門也江氏永云集傳云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朱子又云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皋應者則皋應爲天子之門名矣此爲定說注疏言魯有庫雉他國諸侯有皋應者皆非

韓奕爛其盈門

按疏謂門爲蹶國之門經上云韓侯顧之傳云曲顧道義也親迎將御輪之時有曲顧之

禮御輪在闕門外則此門當爲闕門闕門即
雉門也亦曰中門雉門內諸侯治朝之所在
戴氏震謂宗廟社稷亦在雉門內其言曰聘
禮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周官司儀曰出及中
門之外廟在中門之內明矣記曰昔者仲尼
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門之上蜡之饗亦
祭宗廟廟在雉門內故出而至觀也春秋桓
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僖二廟廟邇公
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立當遠

火也。春秋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諸侯之祭門。觀謂之闕。亦謂之象魏。諸侯設于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葢設于應門。闕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也。春秋傳曰。間于兩社。爲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爲言。宜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援證明確。似較舊說爲勝。

右門

權輿於我乎夏屋渠渠傳屋具也

王逸楚辭注云夏大屋也詩於我乎夏屋渠渠

按以夏屋爲大屋始于崔駰子族兄榑之先生曰古人謂兩下屋爲夏屋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唯門屋兩下門塾有堂學之所在也世子與卿大夫適子皆入焉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門謂路寢之門以此推之則

此所云夏屋當指門塾言序所云先君舊臣者當指師保之官言詩人特舉夏屋發端明其有教諭之德于康公也師有不臣之義故言先君舊臣明宜爲今君所不臣也以意逆志詩人之刺康公深矣

惠氏禮說云古者學在門繆公學于著人門屏之間曰宁宁即著也著人者楚語所謂官師之典蓋師氏保氏也

王肅述毛用崔王之說而不能言其義此論足以補其缺

絲衣　自堂徂基　傳　基門塾之基也

正義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室也冬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爲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見君必孰思其事是塾爲門之堂也李如圭儀禮釋宮云門之內外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向士虞陳鼎門外之右匕俎在西塾之西注云塾有西者其室南鄉又按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云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鄉者

右塾

簡兮　公庭萬舞

山有樞　子有庭內弗洒弗埽

防有鵲巢　中唐有甓傳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甓令

適也。箋今之轍

尒雅云堂塗謂之陳注云唐下至門徑也李氏如圭曰蓋其北屬階其南接內霤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云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霤將曲者至門內霤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揖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霤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于霤矣既至堂塗北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霤矣又聘禮饔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云辟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

庭燎　庭燎之光

斯干　殖殖其庭傳殖殖言平正也

何人斯　胡逝我陳傳陳堂塗箋堂塗者公館之堂

塗也

抑洒埽庭內〔箋〕厲王不恤政事故戒羣臣掌事者以此也

正義云職事在廷內治之故假庭內不掃以見職事不治

有瞽在周之庭

右庭

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揆之以日作於楚室〔傳〕楚宮楚丘之宮也室猶宮也〔箋〕楚宮謂宗廟也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

次居室爲後。

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

玉藻疏云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答張逸云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

斯干序宣王考室也

斯干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傳西向戶南向戶也箋

此築燕寢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

右房西其戶者異于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

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

戶耳。

正義云傳不言此爲路寢之制則此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推此尚有東向戶北向戶 又云築室百堵路寢亦宜在焉獨言此築燕寢者路寢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西南其戶非路寢之制故言燕寢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即諸侯之路寢禮諸侯之制有夾室又士喪禮小斂婦人髽于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婦人髽帶麻于房中以士喪禮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髽于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髽于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髽于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天子路寢制既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燕寢有左右房也既有左右房則室當在中故云西其戶者異于一房者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爲西

其戶矣知大夫以下止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
尊于房戶之閒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
室之間爲中也但大夫禮直言房不言東西明
是房無所對故也若然特牲云豆籩在東房者
鄭云謂房中之東當夾北非對西房也鄉飲酒
記云薦出自左房東鄉射記云出自東房者記人
以房居東在左因言之記非經無義例也又解
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之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
燕寢之室獨一南戶耳故言南其戶也知宗廟
路寢制如明堂者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月
令說明堂季夏云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
與宗廟同故以太廟明其中堂又宗廟象明時
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如明堂也又匠
人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
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明堂者
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不同而三者各舉其一
是欲互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
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是宗廟及

路寢制如明堂也彼文說世室曰五室四旁兩夾窻注云窻助戸爲明也每室四戸八窻以言四旁是四方開戸又云兩窻是一戸兩窻夾之以此知每室四戸也宣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西都宮室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于路寢云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弓和之戈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而得有左右房者鄭志答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舊制故喪禮設衣服之處寢有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于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宮室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厲王之亂宮室寢廟廢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更別修寢皆制依天子之法故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

李氏如圭云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

飲酒禮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考又云斯干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曰天子之寢左右房異于一房者之室戶正義云大夫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左右房則室當其中其戶正中比一房之室戶爲西當考江氏永曰大夫士之制亦當有左右房鄉飲于庠亦如其制設尊于房戶之間而賓席在尊西主人在阼階上爲近東是賓主共之不必在東西之中然後爲共主人阼階介在西階上爲東東西僎在尊東爲東北賓在戶牖間以阼階上視之即爲西北不必謂在西北隅然後爲西北也其賓席宜在中南向衆賓席以次繼而西僎者鄉之卿大夫來觀禮有無不定本無四面之坐象四時之說倘無觀禮之僎豈四方缺一方四時缺一時乎作義者以凡說禮本不足爲據泥其文遂有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宫室之制紊矣斯干之詩言西南其戶此文與南東其畝

相類南東其其畝者或南其畝或東其畝則西南其戶者亦謂或西其戶或南其戶也蓋此詩言作燕寢其制度不必與正寢同故云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又云君子攸芋君子攸寧皆燕寢也後言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以至生男生女尤可見其爲燕寢燕寢則有西戶謂東房之西西南隅開一戶以入室南戶者室與堂通西戶者左房與室相通故兩言之若止據室戶則當言東南其戶豈天子作寢必與士大夫相對而云西南其戶乎

按鄭氏謂路寢與明堂同制其室四維與中央分列居之各從其時崔靈恩三禮義宗曰天子諸侯宮寢之制春居東北之寢夏居東南之寢秋居西南之寢冬居西北之寢春三

月之中居正寢三月之末土王之日則居中寢餘三時亦如之以從時候然房室制度堂寢異同先儒聚訟紛然今錄數家于後以備參考

大戴禮盛德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

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爲明堂者文王廟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出朝其南門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注云世室者

宗廟也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于東北火室于東南金室于西南水室于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于中央方四尺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九階者南面三三面各二螘灰也以螘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門堂門側之堂取數于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

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兩室與門各居一分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注重屋複笮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周度以筵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

北魏李謐明堂制度論曰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畧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

禮考工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按大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論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覺是其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傳禮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之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媿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

之大廟大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大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隨事而遷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按圖察義畧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于考工按之戶牖則數協于盛德攷之事用則事著于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

符周秦雖乖衆儒倘在是矣攷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得之于五室而謬于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葢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則營搆之範自宜因時創制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各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

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央，水火金木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火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正，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乎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于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鄭氏注云：天子之

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于明堂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攷工記周人明堂注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于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曰迎子釗于南門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鼖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東西房見于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

曰君夫人卒于路寢小斂髽婦人帶麻于房中

鄭注曰此葢諸侯禮帶麻于房中則西房此葢

天子諸侯左右房見于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

左右房言明堂則缺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

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

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未當哉記云東西九筵

南北七筵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雖使班倕

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

則三室之門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

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戸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戸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戸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二丈耳記云四旁兩夾窻

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窻窻室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濶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爲不通矣驗之衆途畧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尺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立鄭注云設斧扆于戶牖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于其上今之屛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間此之囘通不待知者昭然可見矣

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則戸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戸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核之郎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加每加崇飾而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室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戸之間裁四尺五寸于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

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凡九室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仭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余謂盛德篇得之戸牖失之于九室何者五室之制旁有夾房面各有戸戸有兩牖此則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戸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令四尺五

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于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竊以爲戴記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窻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于當時即識其修廣之不當而未必思其九室之

為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義飾辭順
非而澤諒可嘆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
探其衷不爲苟異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
倘或存焉
隋牛宏明堂議曰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
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
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
室顯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于堂故命
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益其

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元之說。則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于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

二尺合十一尺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室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燕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堂是知天子燕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少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于其室設青帝之位須于大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食者又于青帝之南少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

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尊反坫揖讓升降抑以臨矣據茲而論近是不然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傳〕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芋大也〔箋〕約謂縮版也椓謂搯土也取壞土投之版中搯使平均然後椓之也搯者以手平物之名故字從手芋當作幠幠覆也寢廟既成其牆屋宏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緻則鳥鼠之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

正義云毛以王本作羣寢之時以繩約縮之繩在板上歷歷然均謂繩均板直則牆端正也旣投土于板以杵椓築之皆橐橐然用力勤力而築則牆牢固也王寢旣成其牆屋宏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君子於是居中以自光大也又云芋當作幠讀如亂如此幠之幠以聲相近故誤耳幠覆也鄭以義言之介雅無此訓以下攸躋爲君子所升攸寧爲君子所安則此爲君子所覆

李如圭儀禮釋宮云自門以北皆周以牆檀弓疏曰毁宗躐行毁廟門西邊牆以出柩也士喪禮爲垼于西牆下注日西牆中庭之西特牲記館爨在西壁注日西壁堂之西牆下門之西有牆則牆屬于門矣西牆則牆在中庭之西則牆周于庭矣西壁在西牆下則牆周乎堂矣牆者墉之總名室房與夾謂之墉堂上謂之序堂下謂之壁謂之牆其實一也堂下之壁闑門在焉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傳如人之跂竦翼爾，棘稜廉也，革翼也，躋升也。箋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時，伊洛而南素質五色成章曰翬，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也，翬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此章主于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

正義云毛以爲言宮室之制，言跂翼則如人弭手直立，以喻屋壁之上下正直也，言如矢稜廉以喻四隅廉正也，其斯革斯翼，言檐阿之勢似鳥飛也，翼言其體，飛象其勢，各取喻也。又云

古語謂棘爲戟故明堂位曰越棘大弓隱十一年傳曰子都拔棘皆戟也言如人挾弓矢戟其肘者謂射者左手弣弓而右手彎之則戟其肘謂右手之肘亦喻室之外廉隅也

稽古編如矢斯棘如鳥斯革棘韓詩作朸旅即反云隅也韓之隅即毛之稜廉革作鞠云翍也韓之翍即毛之翼兩家之訓相同可見其義有本也鄭訓棘爲戟謂如人之挾弓矢戟其肘訓革爲毛希革露謂此時必張其羽翼迂矣

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傳有覺言高大也正長也冥幼也箋覺直也噲噲如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煟煟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煟煟然皆寬明之貌此章主于寢君

子所安燕息之時。

正義云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噲噲然少者閒習噦噦然夫其所所與翔于平正之庭列于高大之楹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冥幼介雅文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為冥窈于義實安但于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為冥窈為毛說冥所以得為幼者郭璞曰幼稚者冥昧也箋以此說宮室之形狀庭楹之平直不得有長幼之義故以正室為晝冥為夜快快噦噦為宮室寬明貌。

稽古篇云釋文云長崔直良反幼本或作窈崔音杳據義推之長傳自為長短之長字形偶同不妨音義各別也長言其堂廉之彌長窈言突奧之深邃意正相當

緜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

以載作廟翼翼〔傳〕言不失繩直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廏庫爲次居室爲後〔箋〕繩者營其宮室廣輪方制之正也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箋〕捄捊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虆劉熙云虆盛土籠也而投版中五版爲堵興起也百堵同時起

〔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傳〕西北隅謂之屋漏

〔箋〕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于奧既畢改設饌于西

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

正義云天官幕人掌帷幕幄帟注云幕以布幄帟以繒爲之雜記云諸侯行而死于道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幄而行皆先言帷幕而後言帷則幄在帷幕之內帷幕是大帳則幄爲小帳也禮之有帷幕皆于野張之也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亦有之屋漏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屋漏之處正謂西北隅也尒雅孫炎解屋漏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非鄭義也

邵氏晉涵云太平御覽引舍人云古者撤屋西北厞以炊浴汲者訖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釋名曰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輒撤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煑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于西北隅令撤毀之示不復用也案劉與舍人義

同。惟以雨漏訓屋漏爲增成其義耳。詩疏引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案有司徹云。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鄭注云此于戶謖改饌當室之白。曾子問說陽厭之事云當室之白。鄭云得戶明者也。葢西北隅爲幽隱之地。漏見日光。故爲當室之白。孫炎義本康成也。

崧高寢廟既成。

閟宮松桷有舄。路寢孔碩。傳桷榱也。舄大貌。路寢正寢也。

正義云。桷之與榱。是椽之別名。王肅云。路寢無刻飾文章。徒見其松桷彊大牢固。

殷武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傳梴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

正義云王肅云桷楹以松柏爲之言無彫鏤也陳列其楹有閑大貌

李氏如圭云楹柱也古之築屋者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唯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于前楣下

按路寢制與明堂同先儒言明堂二十八柱此經云旅楹鄭箋訓旅爲衆則非止二柱而已楹之見于經者唯堂上二楹以其他或附于壁或非行禮所繫故不言耳

右路寢堂室制度

篤公劉 旣登乃依

尒雅戸牖之間謂之依。正義云。周禮鄭注云。依其制如屏風。釋名云扆依也。在後所依倚也。屏風言可以屏障風也

右扆

附館舍

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茇草舍也。箋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

正義云。周禮仲夏教茇舍。注云。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然則茇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茇舍

緇衣適子之館兮。傳館舍也。箋卿士所之之館在

天子之官如今之諸廬也

正義云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朝寢之裏外朝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也六卿三孤爲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

篤公劉於時廬旅傳廬寄也箋廬舍其賓旅

正義云地官遺人治國野之道以待賓客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廬是居舍之名賓客寄舍其中故云廬寄也

于豳斯館傳館舍也

緜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

而穴之室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箋復者復于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幽時

正義云冬官攷工云有虞氏尚陶說文曰陶瓦器竈也葢以陶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也說文曰穴土屋也覆于地也則覆之與穴俱土室耳故箋辨之云覆者于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壞和緩之貌土與壞其體雖同壞言和緩則土堅而壞濡九章算術云穿地四爲壞五爲堅土壞是息土之名覆者地上爲之取土于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鑿地爲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壞言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古公在幽時逼于戎狄國小民少未有寢廟故未敢有宮室以是覆穴而居也

段氏玉裁云覆于地者謂旁穿之則地覆于上穴則正穿之上爲中霤毛傳云陶其土而覆之

陶其壤而穴之土謂堅者堅則不患崩壓故旁穿之使上有覆蓋陶其旁土穿之也壤謂柔者柔則恐崩故正鑿之陶其其壤謂正鑿之直穴爲中霤也鄭注月令云中霤猶中室也古者復穴是以名室爲霤連複言之者文勢然也毛云陶其土陶其壤蓋讀陶爲掏鄭則云皆如窯然特此爲異耳

按傳上引孟子言大王去豳之事下云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是明陶復陶穴爲太王初至岐露處于野鑿土以居非謂在豳時也箋云本其在豳時此顯與傳歧疏合而一之謬矣馮嗣京云公劉于豳斯館已有宮室太

王何爲陶復陶穴哉正以太王初至扶風之地故未有家室耳陳氏稽古篇是其說今從之故附此條于館舍後

以上天子諸侯宮室

采蘋 宗室牖下 箋 牖下戸牖間之前

正義云箋知牖下戸牖間之前者以其正祭在奥西南隅不直繼牖言之今此云牖下故爲戸牖間之前戸西牖東去牖近故云牖下王肅以爲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葅設之于奥奥即牖下

陳氏啟源云奥乃深隱之名牖下乃通明之處肅合爲一名實乖矣

伯兮　言樹之背　傳　背北堂也

正義云背者向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士昏禮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皆云房半以北爲北堂堂者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也昏禮注云洗南北直室東西東西直房戸與隅間謂在房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總名房內外皆爲堂也

著　俟我於著乎而　傳　門屏之間曰宁

正義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曰門屏間謂正門內兩塾間名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佇立處也著與宁義同

俟我於庭乎而

按大夫士宮室見于詩者惟此四事周禮典命言宮室各視命數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由三禮義宗說推之則卿之宮方三百步大夫宮方二百步士宮方一百步大門至寢門三分取二其一分以爲寢室與書傳謂士寢有室無房不合于儀禮今不取

以上大夫士宮室

叔于田　巷無居人　傳　巷里塗也

丰　俟我乎巷兮　傳　巷門外也

公羊注云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十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至于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

右巷

谷風薄送我畿傳畿門內也

正義云畿者期限之名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經云不遠言至有限之處

按畿與機同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機門內之

位也。

主俟我於堂兮。〔箋〕堂當爲棖。棖門梱上木近邊者。

東方之日〔日〕在我闥兮。〔傳〕闥門內也。

釋文。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闥。

衡門〔門〕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傳〕橫木爲門。言淺陋也。

正義云。考工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故知衡門橫木爲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木爲之。言其淺也。

鴻鴈〔鴈〕之子。于垣。百堵皆作。〔傳〕一丈爲版。五版爲堵。

〔箋〕侯伯卿士又于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百堵同

時而起言趨事也春秋傳曰五版爲堵五堵爲雉

雉長三丈則板六尺

正義云版堵之數經無其事毛氏以義言之耳五版爲堵自是公羊傳文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板爲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五板爲堵五堵爲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鄭據之以破毛言五堵爲雉謂接五堵成一雉既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經亦無文故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二丈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何休注公羊取韓詩說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也二說不同故鄭駁異義辨之云左氏傳說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

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
古之雉制書傳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
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
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于度
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于
是定可知矣。是鄭計雉所据之丈也。

右門垣

東門之墠。有踐家室。傳踐淺也。

尒雅釋宮。其內謂之
家。李巡曰門以內也。

東方之日。在我室兮。

小戎。在其板屋。傳西戎板屋。

正義云。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
爲屋。故秦詩云在其板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

板屋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亂我心曲則是君子伐戎其妻在家思之故知板屋謂西戎板屋念想君子伐得而居之也

七月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傳穹窮窒塞向北出牖也墐塗也箋為四者以禦寒曰為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戶之室而居之

釋文屋四垂為宇韓詩云宇屋霤也說文向北出牖也徐鉉曰向所以通人氣故從口

正義云士虞禮云祝啟牖向注向牖一名也明堂位注云向牖屬此為寒之備不塞南窻故云

北出牖也備寒而云墐戶明是泥塗之故以墐爲塗也所以須塗者庶人蓽戶儒行注云蓽戶以其荊竹通風故泥之也

右堂室

附廬舍

七月亟其乘屋傳乘升也箋亟急也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

正義云上塞向墐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

信南山中田有廬箋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事

穀梁宣十五年傳云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

甫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箋介舍也禮使民耡作耘耔閒暇則于所止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

周禮地官里宰合耦于耡康成謂耡者里宰治處若街彈之室于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惠氏士奇曰按周書曰五戶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井以年爲長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合旅同親以敬爲長飲食相約與彈相庸耦耕而耘此合耦之法也與彈相庸者民功曰庸佐助曰相與起而檢彈之以佐助其功也漢于街立室名曰彈街蓋取之此後漢酸棗令劉熊碑曰以

卒爲更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更則是正彈者所以平其繇役使勞逸得均焉水經注平氏縣城內有南陽都鄉正街彈碑街誤爲衛彈勸者旣彈之又勸之也洪氏隷釋載其文亦云縣令愍繇役之苦而頌其勸道有功及耕干耦茫茫黍稷之語則知彈勸不獨平繇且合耦矣蜡祭有郵表畷者謂田畯于井畔造田舍而止其中郵猶街也蓋街之郵亭督約百姓之處又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箋云介舍也禮使民勸作耘耔閒暇則于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然則合耦于勸非徒勸農亦所以爲烝髦士也

以上庶人宮室

園圃臺沼

園有桃其實之殽傳園有桃其實之殽國

有民得其力箋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于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侵削之由由是也

園有棘其實之食傳棘棗也

駟驖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遊於北園駟馬既閑

靈臺序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箋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祲陰陽氣象侵也象如赤烏也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臺以望而書

雲物爲備故也

正義云四方而高曰臺以天象在上須登臺望之故作臺以觀天也含神霧云作邑于豐起靈臺易乾鑿度亦云伐崇作靈臺是靈臺在豐邑之都邑也此靈臺所處在國之西郊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傳〕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有成也〔箋〕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勞也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

正義云天子之臺皆名曰靈臺服虔左傳注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是也若然書傳說武王渡河言觀臺亞者日彼謂在臺仰觀之人不得謂其人爲臺故指實言觀也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秦是諸侯而得有靈臺者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衛侯爲靈臺於籍圃言爲則是新造其時僭名之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阯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麀牝也箋云攸所也文王親至靈囿視牝鹿所遊伏之處

言愛物也

正義云春秋傳成十八年築鹿囿昭九年築郎囿則囿者築爲牆爲界域而禽獸在其中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宜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則以爲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爲百里也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傳）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箋）云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傳）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

沼也。牣滿也。箋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

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西北四十里。

毛詩禮徵卷第七終

受業姪家起丞仝校